

高鳳

吾觀時人趣矯跡務馳聲獨有高人遁訟田
求騎名公車徒見累爵祿非所榮隱身樂漁
釣世網不可撓

龐德公

龐公棲鹿門絕跡遠城市超然風塵外自得
丘壑美耕鑿勤厥躬耘鋤課妻子保茲永無
患軒冕何足紀

玄晏先生

士安逾弱冠落魄未修飭一朝因感激志學
無寢食著書窮天人辭聘守玄默薄葬信昭
儉可為將來則

孫公和

孫登好淳古并服從穴居彈琴合天和讀易
見象初終日無愠色恬然在玄虛貽言誠叔
夜起跡安所如

董威輦

董京依白社散髮詠玄風心出區宇外跡參
城市中巽塵不能雜名位安可籠匿影留雅
什精微信難窳

郭文舉

郭生在童稚已得方外心絕跡遺世務棲真
入長林元和感異類猛獸懷德音不憶因無
情斯言微且深

陶徵君

吾重陶淵明達生知止足怡情在樽酒此外
無所欲彭澤非我榮折腰信為辱歸來北窗
下復採東籬菊

宗玄先生文集卷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二篇同卷

宗玄先生玄綱論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

尊六

進玄綱論表

道士臣筠言臣聞道資虛契理藉言彰巨叢
棲巖穴之時輒撰修行之事伏以重玄深而
難贖其奧三洞祕而罕窺其門使向風之流
浩蕩而無據遂總括樞要謂之玄綱冀循流
汎而可歸其源闡幽微而不泄其旨至於高
虛獨化之兆至士登仙之由或前哲未論真
經所略用率鄙思列于篇章伏惟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為
至道之主弘自然之訓品物咸熙於陶鈞之
際黎元輯寧於仁壽之域豈纖塵有裨於崇
嶽增火能助於太陽然蕩蕩雖微明聖不棄
敢陳非薄希燭天光所述舊文謹隨表奉進
輕瀆宸扆伏增戰越巨筠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天寶十三載六月十一日中嶽嵩陽

觀道士臣筠表上

宗玄先生玄綱論

上篇明道德 凡九章

道德章第一

道者何也虛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寂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也德者何也天地所稟陰陽所資經以五行緯以四時牧之以君訓之以師幽明動植咸暢其宜澤流無窮羣生不知謝其功惠加無極百姓不知賴其力此之謂德也然則通而生之謂道道固無名焉蓄而成之謂德德固無稱焉嘗論之天地人物靈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見其終探奧索隱莫窺其宗入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

元氣章第二

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

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中無之無曠不可量微不可察氣氤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于此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氣結而為人倫錯謬剛戾之氣散而為雜類自一氣之所有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窮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氣也投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氣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羣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

真精章第三

天地不能自有有天地者太極太極不能自運運太極者真精真精自然惟神惟明寔曰虛皇高居九清乃司玄化總御萬靈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寂默无為羣方用成空洞之前至虛靡測元和澄正自此而植神真獨化匪惟巨億仰諫至尊咸有所職丹臺瑤林以游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其動非心其翔非

翼聽不以耳聞乎無窮視不以目察乎無極此皆無祖無宗不始不終合和蘊慈愍俗哀蒙清濁體異真凡莫同降氣分光幸生人中賢明博達周濟為功為君為長俾物咸通爰歷世紀玄勲允克德接天壤名書帝宮於是運絕北都命標南府元真乃降是為形主陰氣既落世塵自阻鍊胎易質華穢除腐神形合契白日輕舉所謂反我鄉歸我常與道無疆而孰知其方

天稟章第四

夫道本無動靜而陰陽生焉氣本無清濁而天地形焉純陽赫赫在上九天之上無陰也純陰冥冥處乎下九地之下無陽也陰陽混然而生萬有生蒸者正在天地之間矣故氣象變通晦明有類陽以明而正其粹為真靈陰以晦而邪其精為魔魅故稟陽靈生者為睿哲資陰魁育者為頑兇睿哲思和陽好生也頑兇恃戾陰好殺也或善或否二氣均合而生中人三者各有所稟而教安施乎教之所施為中人爾何者睿哲不教而自知

頑兇雖教而不移此皆受陰陽之純氣者也亦猶火可滅不能使之寒冰可消不能使之熱理固然矣夫中人為善則和氣應為不善則害氣集故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有慶有殃教於是立

性情章第五

夫生我者道稟我者神而壽夭去留匪由於已何也以性動為性情反於道故為化機所運不能自持也將超跡於存亡之域棲心於自得之鄉道可以為師神可以為友何為其然乎夫道與神無為而氣自化無慮而物自成入於品彙之中出乎生死之表故君子黜嗜慾聽聰明視無色聽無聲恬澹純粹體和神清虛夷忘身乃合至精此所謂返我之宗復與道同與道同則造化莫能移鬼神莫能知而況於人手

超動靜章第六

夫道至无而生天地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合氣不虧地靜也而東流不輟興雲不竭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

所以覆載而不極是故通乎道者雖翔宇宙之外而心常寧雖休息毫釐之內而氣自運故心不寧則無以同乎道氣不運則無以存乎形形存道同天地之德也是以動而不知其動者超乎動者也靜而不知其靜者出乎靜者也故超乎動者陽不可得而推出乎靜者陰不可得而移陰陽莫能變而沉於萬物乎故不為物之所誘者謂之至靜至靜然後能契於至虛虛極則明明極則瑩瑩極則徹徹者雖天地之廣萬物之殷而不能逃於方寸之鑿矣

同有無章第七

夫道包億萬之數而不為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无而不為始後天地而不為終昇積陽而不為明淪重陰而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持非道存而亡之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於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

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則返覆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者為儔奚死生之能累乎

化時俗章第八

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萬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則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今古澆淳之異堯桀治亂之殊者何也夫道德無與象人倫有否泰古今無變易性情有推移故運將泰也則至陽真精降而為主賢良輔而姦邪伏矣時將否也則太陰純精升而為君姦邪溺而賢良隱矣天地之道陰陽之數故有治亂之殊也所以古淳而今澆者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嬰兒未孩則上古之合純粹也漸有所辨則中古之尚仁義也成童可學則下古之崇禮智也壯齒多欲則季世之競浮偽也變化之理時俗之宜故有澆淳之異也覈其所以源其所由于以習學而性

移人以隨時而朴散雖然父不可不教於子君不可不治於人教子在乎義方治人在乎道德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道德喪則禮樂不可理雖加以刑罰益以鞭撻難制於姦臣賊子矣是以示童蒙以無誑則保於忠信化時俗而以純素則安於天和故非執道德以撫人者未聞其至理者也

明本末章第九

夫仁義禮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綱也而道家獨云遺仁義薄禮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禮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辯皆自然所稟非企羨可及矯而效之斯為偽矣偽則萬詐萌生法不能理也所以貴淳古而賤澆季內道德而外仁義先素朴而後禮智將教其本以固其末猶根深則條茂源濬則流長非棄仁義薄禮智也故道喪而猶有德德衰而猶有仁仁虧而猶有義義缺而猶有禮禮壞則繼之以亂而智適足以憑陵天下矣故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

然則道德為禮之本禮智為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為有容飾而無心靈則雖乾乾夕惕而天下敝矣故三皇化之以道五帝撫之以德三王理之以仁義五伯率之以禮智故三皇為至治五伯隣至亂故捨道德而專任禮智者非南面之術是以先明道德道德明則禮智薄矣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謂禮虧則亂智變則詐故塞其亂源而絕其詐根而揚雄班固之儔咸以道家輕仁義薄禮智而專任清虛者蓋世儒不達玄聖之深旨也

中篇辯法教 凡一十五章

神道設教章第十

九玄之初二象未構靈風集妙空洞煥華寶章結於混成玉宇標於獨化挺手有無之際煥乎玄黃之先日月得之以照臨乾坤資之以覆載於是无上虛皇命元始天王編之於

金簡次之於玉章初秘上玄末流下上降鑒有遺乃錫斯文故伏羲受圖軒轅受符高辛受天經大禹受洛書神道設教光於茲矣又玄元愍俗歷為帝師人倫澆淳則陳道德以示朴鬼神雜擾則演盟威以盪邪妄及蘇茅

周王裴魏楊許莫不躬接玄聖親傳寶經故西臺無隱於靈文東華不秘於真訣是以龍章雲篆漸降人間師資相承經法彌廣然可以周覽難可以盡行何者以一人之心兼累聖之道神疲形倦莫究其微故周覽以絕疑約行以取妙則不虧於修習無廢於閑和道在至精靡求其博爾

學則有序章第十一

道雖無方學則有序故始於正一次於洞神棲於靈寶息於洞真皆以至靜為宗精思為用齋戒為務慈惠為先故非至靜則神不凝非精思則感不徹非齋戒則真不應非慈惠則功不成神凝感徹真應功成者是謂陟初仙之階矣然後吐納以鍊藏導引以和體怡神以寶章潤骨以瓊醴皆承奉師訣研味具

與則氣液通暢形神合同不必金丹玉芝可俟雲輅羽蓋矣若獨以噓吸為妙屈伸為要藥餌為事雜術為利者可謂知養形不知寶神矣不知寶神者假使壽同龜鶴終無冀於神仙矣

陽勝則仙章第十二

陽與陰并而人乃生魂為陽神魄為陰靈結胎運氣有體構形然勢不俱全則各返其本故陰勝則陽竭而死陽勝則陰銷而仙乘和慈善貞清者陽也剛狠嫉惡姪濁者陰也心澹而虛則陽和夔意躁而欲則陰氣八明此二者制之在我陽勝陰伏則長生之漸也漸也者陟道之始不死之階也

虛明合元章第十三

道不欲有心有心則真氣不集又不欲苦忘心苦忘心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澹澄靜精微虛明合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真偽斯分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屬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雖所尚虛漠遺形能慮非精感遐徹則不能通玄致真故上

學之士急於存念者陰尸之氣勝也忻於勤銳者陽和之神勝也一息一動者其戰未決也決之者在於尅節勵操務遠懈慢之慮使精專無輟於斯須久於其事者則尸銷而神王神王者謂之陽勝陽勝者道其隣手

以陽鍊陰章第十四

陽大也陰水也冰炭不同器勝負各有所歸道俗及其情人各有所鍊衆人則以陰鍊陽道者則以陽鍊陰陰鍊陽者自壯而得老自老而得衰自衰而得老自老而得疾自疾而得死陽鍊陰者自老而反嬰自濁而反清自衰而反盛自蠱而反精自疾而反和自天而反壽漸合真道而得仙矣是以有纖毫之陽不盡者則未至於死有鎔鍊之陰不滅者則未及於仙仙者起至陽而契真死者淪太陰而為鬼是謂各從其類所以含元和抱淳一吐故納新屈伸導引精思靜默瀟灑無欲者務以陽靈鍊革陰滯之氣使表裏虛白洞合至真久於其事者仙豈遠乎哉

形動心靜章第十五

夫形動而心靜神凝而跡移者無為也開居而神擾恭默而心馳者有為也無為則理有為則亂雖無為至易非至明者不可致也夫天地晝亦無為夜亦無為無為則一而理亂有殊者何哉蓋無為以明故衆陽見而羣陰

伏夜無為以晦故羣陰行而衆陽息是以主明而無為者則忠良進姦佞匿而天下治也主闇而無為者則忠良隱姦佞職而天下亂也故達者之無為以慧蔽者之無為以昏慧則通乎道昏則同乎物道與物俱無為也奚可以一致焉故至人雖貴乎無為而不可不察也察而無為者真可謂無為也

神清意平章第十六

上學之士時有高興遠寄陶然於自得之境為真仙可接霄漢可昇者神之王也雖曰神王猶恐陽和之氣發泄陰邪之氣乘襲耳可入靜室夷心抑制所起靜默專一則神不散而陽靈全慎無恣其樂康之情以致陰邪之來耳古人所謂樂往則哀來陽衰則陰勝若有時躁競而煩悖者此乃形中諸魄為陽靈

之氣所鍊陰尸積滯將散故擾於絳宮之真矣可入室靜慮存一握固激其滓濁俟神清氣平然後省已悔過務令自新則轉合於虛靜之途此亦洗心之一術爾

行清心貞章第十七

行欲清心欲貞言勿過乎行行無愧乎心則遊於四達之衢四達之衢者涉道之通達也行之不已則天地愛之神明祐之凶橫無由加鬼神不能擾若言清而行濁名潔而跡汚雖醜蔽於外而心慙於內心慙於內者天地愛之神明強之雖力強於道不可致也故寧受人之毀無招天之譴人毀由可弭天譴不可追也

真人為僞章第十八

道之所至忌者姪殺陰賊此誠易戒至於小大喜怒是非可否人之常情甚難慎也都不欲有纖芥之事關乎方寸之中慮靜神閑則邪氣不能入我志不擾則真人為僞又好譽而憎毀者賢達之所不免然審已無善而獲譽者不祥省躬無疵而獲謗者何傷以此論

之得失在乎已而靡由其他故泰然忘情美惡不動乎東者至人哉至人哉

仁明貞靜章第十九

夫仁明而貞靜博達而英秀者皆天人分氣降生以濟時利物也積世功備則丹臺著名元貞潛運於上玄正氣密集於關府自然魄鍊而尸滅神凝而體清陰滓都銷則合形而輕舉故古之仙者未始非天人也使行尸同其所好不亦難乎有積修累行而不獲昇舉者何也前功未著也有不因修習而自得仙者往行克充也夫功無虛構善不徒施不可見為而不得則於我生急觀自然羽化則謂功不由人皆失之遠矣

立功改過章第二十

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仙籍何由書長生非可冀然功不在大遇物斯極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為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若爾者何必八節三元言功悔過神真明察

十二

十三

045 0 27 5

固其常焉又謝通析思務在精誠應志注心於三清之上如面奉金闕之前不必屈伏形體宣通言辭若徒加拜跪扣搏誦課平常之文者可謂示人以小善實未為感激之弘規耳

制惡與善章第二十一

陽之精曰魂與神陰之精曰魄與神勝則為善尸強則為惡制惡與善則理忘善縱惡則亂理久則尸滅而魄鍊亂久則神逝而魂銷故尸滅魄鍊者神與形合而為仙神遊魂銷者尸與魄同而為鬼自然之道也

虛白其志章第二十二

神魂好潔尸魄好穢常欲虛白其志深雪其形則神魂樂康尸魄鍊滅神康尸滅者日益清爽雖未輕舉吾必謂之仙矣又悲哀感志者與陰為徒歡悅忻康者與陽為徒故心悲則陰集志樂則陽散不悲不樂恬澹無為者謂之元和并元和無以致其道也

委心任運章第二十三

夫日以妖艷為華心以譽名為貴身好輕舞

之飾口欲珍音之味耳散妙美之聲鼻悅芳馨之氣此六者皆敗德傷性祇以伐其靈根者也故有之即可遠無之不足求惟水與食人之所切亦務道者之一弊耳然當委心任運未有不給其所用且天地之生禽獸也猶覆之以羽毛供之以蟲粒而況於人乎必在忘其所趣任之自然爾

虛凝靜息章第二十四

覺與陽合寐與陰并覺多則魂強寐久則魄壯魂強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若餐元和微滋味使神清氣爽至於晝夜不寐唯虛凝而靜息者善無以加焉

下篇析凝淨 凡九章

會天理章第二十五

或問曰夫人之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煩擾之則超躍手無規任之則弊手我性棲之則勞手我神使致道者奚方而靜愚應之曰性本至凝物感而動習動滋久胡能遽寧既習動而播遷可習靜而恬晏故善習者寂而有裕不善習者煩而無功是以將躁而制之

以寧將邪而閑之以貞將求而抑之以捨將濁而澄之以清優哉游哉不欲不營然後以玄虛為境域以澹漠為城關以太和為宮觀以寂照為日月惟精惟微不廢不越行如是思如是造次於是逍遠於是習此久者則物冥乎外神鑒於內不思靜而已靜匪求泰而彌泰即動寂兩忘而天理自會矣故履霜乃堅冰之始習靜為契道之階古人豈不云乎積習生常其斯之謂歟

畏神道章第二十六

或問曰人有善惡天地神明豈悉知之乎愚應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心者神靈之府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即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悉知之矣未有為善惡不謀於心者既謀於心則神道所察無逃於毫分無逃於毫分則福善禍淫其不差矣曰何為類生天舟子疾盜跖毒莊躄富楚穆霸田恒昌乎愚應之曰天道遠人道邇報應之効遲速難量故君子遺命小人有幸然吉凶糾纏豈止於一形乎故經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又

曰其事好還則報應之道可明矣何必一切徵之於目前乎

率性凝神章第二十七

或問曰神主於靜使心有所欲何也愚應之曰神者無形之至靈者也神稟於道靜而合乎性人稟於神動而合乎情故率性則神凝為情則神擾凝久則神止擾極則神還止則生還則死皆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曰然則變性為情者為誰乎曰內則陰尸之氣所恃外則聲色之態所誘積習浩蕩不能自寧非神之所欲動也

道反於俗章第二十八

或問曰人情之所至愛者皆道家之所至忌何也愚應之曰夫福與壽人之所好禍與天人之所惡不知至愛者招禍致天無欲之介福永壽若斯而過求自害何迷之甚乎且燕趙艷色性之寃也鄭衛淫聲神之誼也珍饈旨酒心之昏也播紳緩冕體之煩也此四者捨之則靜取之則擾忘之則壽就之則夭故為道家之至忌也

專精至道章第二十九

或問曰古之學仙者至多而得道者至少何也愚應之曰常人學道者千而知道者一知道者千而志道者一志道者千而專精者一專精者千而勤久者一是以學者眾而成者寡也若知道能絕俗絕俗者能立志立志者能專精專精者能勤久未有學而不得者也曰然則理世者絕望於仙乎曰不然若特稟真氣大庇羣生者則無妨於理世若中人好道志慕輕舉必藉於棲閣故太昊襲氣母軒轅昇雲輅顛項處玄官文命遊紫府斯皆撫俗而得道者也若乃玄元寄柱史南華漆園王喬蒞葉縣方朔登金門此亦佐時而得道者也又仙欲隱密道貴無名或昭其蹤或秘其跡不可以一途而察不可以一理而推

按真誥及抱朴子元始上仙記咸云自古至忠至孝至貞至廉有大功及物者皆有所得不同常流棄舜周孔伊呂昔諸聖賢皆上擢仙職斯所謂死而不亡者壽又白華自以隨世畏死而希仙沒為靈官其骨不朽功充之

後靈肉附骸返魂還形倏忽輕舉若爾者則片善不失而汲專以神仙為務者乎

長生可貴章第三十

或問曰道之大旨莫先乎老莊老莊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何獨貴乎仙者也愚應之曰何謂其不尚乎曰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又曰子孫祭祀不輟莊子曰孰能以死生為一條又曰聖人以形骸為逆旅此其證乎愚答曰玄聖立言為中人爾中人入道不必皆仙是以教之先理其性理其性者必平易其心

心平神和而道可冀故死生於人最大者也誰能無情情動性虧祇以速死令其當生不悅將死不懼倏然自適憂樂兩忘則情滅而性在形歿而神存猶愈於形性都亡故有齊死生之說斯為至矣何為乎不尚仙者也夫入所以死者形也其不亡者性也聖人所以不高形骸者乃神之宅性之具也其所貴者神性爾若以死為懼形骸為真是修身之道非修真之妙矣老子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曰谷神不死莊子曰千載厭世去而

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曰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又曰乘雲氣馭飛龍以遊四海之外又曰人皆盡死而我獨存又曰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斯則老莊之言長生不死神仙明矣曷謂無事又道德經南華論多明道以訓俗教本以靜末神仙之奧存而不議其幽章隱書錄真妙道於三洞非賢不傳故輕泄者復戾於天官欽崇者紀名於玄錄殃慶速乎九祖昇沈繫乎一身何可使行尸之徒悉聞悉見耳

道無棄物章第三十一

或問曰物自道生道無棄物何獨得道者靈長失道者滅亡乎愚應之曰夫龍之與魚同育於水明之與暗俱生於道龍則興雲施雨出有人無魚則在藻而樂失泉而枯龍則得水之妙而能化於水魚不得水之妙而不能化於水也上士則棲神鍊氣逸於霄漢之上下士則伐性損壽淪乎幽壤之下上士得道之妙而能化於道下士不得道之妙而不能化於道也故魚不知水之生乎已而棄之非

水之棄魚也人不知道之生乎已而棄之非道之棄人也或曰龍魚異質明暗殊稟安能使魚化於水凡化於道乎愚答曰若魚能潛深淵匿幽穴不貪餌及其大也即奮鱗激鬣超吕梁而為龍矣人能遊崆峒息澹泊絕嗜慾及其至也即舍微契虛蹈真境而為仙矣所恨藏身不密保神不固而水之與道豈負魚之與人哉

明取捨章第三十二

或問曰仙者人之所至美者也死者人之所至惡者也而歷代之君子罔有不知而從俗者至多習仙者至少何也愚應之曰此有二理一者所稟之氣非高即所希之志難廣故縹於近務忘乎遠見為聲名所汨嗜慾所昏終繫伏於世網竟無蹈於真域二者雖稟氣蕭道神襟秀逸而濟物之功未備登仙之路猶遠是以遲迴人爵未解帝懸耳若夙勳已著名入丹臺則超躋絕塵物所不能累也又問曰仙必有骨無骨不可學仙奈何愚應之曰夫工者必因其材而施乎巧學者必有其

骨而志乎道故冰不可鑊愚不可仙自然之理也所以神不清骨不峻者皆非稟陽靈之氣也非稟陽靈之氣者必無慕仙之心也苟有慕仙之心者未有不夙挺夫仙骨者也曰然則有仙骨不修而可致乎曰有骨而不學者亦如有材而無工故金藏於鑛也不冶而為石道在於人也不鍊而為凡雖無骨而不仙亦不可恃骨而待輕舉也

以有契無章第三十三

或問曰道本無象仙貴有形以有契無理難長久曷若得性遺形者之妙乎愚應之曰夫道至虛極也而舍神運氣自無而生有故空洞者冥者大道無形之形也天地日月者大道有形之形也以無係有以有合無故乾坤未存而仙聖不滅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六合之廣三光之明者為吾有形也若一從淪化而天地萬物盡非吾有即死者人倫之荼毒也是以鍊凡至於仙鍊仙至於真鍊真合乎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為我身所以昇玉京遊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

致何為理難長久乎若獨以得性為妙不知鍊形為要者所謂清靈善爽之鬼何可與高仙為比哉曰然則古有仙矣胡為既隱而不復見乎曰清濁殊流真凡異境安可得而見邪雖然今感千載而暫歸玄元至今而屢降何為不復見乎曰然則今之仙者為誰乎曰自我唐以來可略而言矣劉慶雲舉於蜀土韋俊龍騰於嵩陽道合蟬蛻於太一洞玄骨飛於冀方其餘晦跡適世得道輕舉者不可勝紀此皆接於聞見詎可誣而蔽之蓋知道者稀故得仙者寡至音不娛於俚耳悲夫

宗玄先生玄綱論

吳筠師傅

吳筠字貞節魯中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伍流俗乃入嵩山依體玄先生潘師正為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技詞蔓說徒費紙劄爾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當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諫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常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道遠泉石人多從之竟終

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尤為達識之士所稱凡為文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唐禮部尚書權德輿撰